

有一种精神叫锲而不舍

□史国华

一场新冠疫情,不但打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把无数的企业、商户拖入困境;而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无疑雪上加霜。党中央果断地拨开迷雾,做出了“六保”战略部署。在这特定时期,政府组织、企业和民众将如何面对呢?前不久,我和我的同事走进了车间、社区和民宅一探究竟。

在市区东南方336省道旁的Z公司系生产床上用品的专门家纺类企业,去年销售额5亿多元,其中大约14%出口东南亚。春节期间随着防疫抗疫的推进,市面上口罩供应日趋紧张,公司老总敏锐察觉到口罩市场的巨大缺口和商机,连夜筹措资金,从浙江订购口罩生产线,同时以略高于市价购进了熔喷布等原材料,借助企业的管理优势和员工队伍的操作强项,很快转入口罩生产。

“那些天公司里从老板到员工,顾不上春节放假,都忙着设备调试、岗位培训和试生产。”公司刘经理满怀深情地回忆道。

我询问目前公司状况,刘经理娓娓道来:“目前家纺产品国内需求稍有下滑,出口暂时不畅,但公司已将产能转向了口罩,现口罩日产200多万只,已通过了医用标准的验收并注册了商标,月销售5000余万元,主要销往欧洲,公司还吸纳了数百劳务工人……”

临离开工厂时,刘经理高兴地对我说:公司复工复产后两个月的工业用电超过了去年同期水平,属地政府给公司奖励了40000元,有的企业用电达到了去年同期80%,也获得了20000元奖励,政府还派了许多驻企干部做服务工作。

坐落于223省道西边的JA机械是一家专业生产袋装食品包装线的公司,2016年完成建设并投产,工厂200余员工去年实现了两个多亿的销售。公司陈总四十出头,他操着略带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向我和我的同事做介绍:公司生产的自动包装流水线为国内诸多品牌食品分品种分净重提供配套,小的仅数克,大的达数百公斤。今年疫情后一些品牌食品作为休闲食品其扩大生产受到了明显抑制,陕西四川等地大型食品企业先后将好几千万的订单大幅推迟,本公司2月中旬复工复产时一方面很多外地技术骨干回不到岗位,另一方面公司又无订单可持续生产,一时陷入无工无产可复的尴尬处境。

陈总和他的团队反复分析研究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对公司主导产品做调整升级,以现代网络为依托,迅速向药企包装和化工企业包装领域拓展,使企业重现生机。

在洁净宽敞的车间里,一排排以不锈钢为主材的各系列自动包装线排列有序,整装待发,阳光透过巨幅玻璃洒在锃亮的不锈钢

制品上,似一片银花怒放。

陈总如数家珍般指着即将发往医药企业和化工企业的相关设备说道:放大了自动包装流水线的终端销售领域,打开了全新的空间;今年春节后,属地政府安监局局长驻企指导,政府还安排专车接员工回厂,公司生产经营迅速步入正轨;随着各型号的包装线陆续发货,公司将马上安排专人去各用户现场,安装调试并提供售后服务。

我又追问了一句:在当前形势下,你和企业还有哪些困难需要政府扶持帮助吗?陈总略做思考:“有些外地员工的女子上学问题还在协调,但都会逐步解决的。”

顾女士住在J小区36幢,丈夫数年前不幸中风,失去了工作能力,女儿今年读初三。在J街道徐主任和社区女大学生村官陪同下,我们在顾女士家实地走访,客厅里虽然摆设简陋,但整洁明亮。顾女士说起老公的病情,不住地用手擦拭着眼泪。稍平复后她说:“老公生病后政府就把我家纳入了低保,发残疾人补贴,每年还为女儿发放学费补贴,逢年过节时都送来慰问品……”顾女士指着卫生间说:“政府还出资对我家卫生间进行了改造,淋浴处安装了坐椅,墙壁安装了扶手,极大地方便了老公洗澡。”顾女士目前在附近一家餐厅打工。她反复说道: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感谢街道社区的帮助。

76岁的沈老伯和62岁的黄老伯都是T村的单身老人,膝下无子,分别在39组和48组,享受着政府低保补贴。沿着一条不宽的水泥路,我们驱车到了沈老伯家,两间瓦房七八十平方米。老伯笑呵呵操着浓厚的启海口音说:“共产党好!每个月都发低保,前两年我生病了,医药费报销了90%多,自己基本不花钱。”他指着矮柜上液晶电视机说:闭路电视也不要钱,每个月还可以免15元电费。老伯在屋后河塘边养了好几只鸡,吃不完的鸡蛋存放在电冰箱里,有时还在河塘里捕捉龙虾做下酒菜。临离开时我看到老伯家门口的墙壁上贴着一张方方正正的二维码,老伯说每个月都有保洁工人来家里帮他做卫生,进屋时就扫码,一同前往的Z镇政府陶镇长解释道:“政府出资购买服务,为孤寡老人定期做家庭保洁。”

我打开这几天的工作笔记,一边看着密密麻麻的记录,一边回想着一幕幕情景,党中央提出“六保”战略部署:保民生、保就业、保市场主体……政府部门和企业 and 人民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锲而不舍攻坚克难,“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的祖国一定能战胜暂时的困难,灿烂的曙光必将从东方冉冉升起!

端午

□蔡晓舟

一瓢三峡活水  
从陈年的365天里  
淘洗了一个日子

从此,一只口口相传的粽子  
被汨罗江边的一袭楚衣  
裹了整整2298年

古人为情所困

用剑柄打造了网罗九歌的坠子  
剑身却凿开了从此没有屈子的深渊

扑通一声的天问  
回答,还算巧妙  
沉进历史的迷离  
还不如让一首离骚  
浮出水面

芬芳  
一叶

紫琅  
诗会



喜获

陈顺源

“八千册小人书”伴助人生路

□申辛

影响以至改变我人生的有一“微量”元素是“小人书”,自8岁上学起对其钟爱有加50年。

要不是小人书,或许我走不到现在这条与文字结缘、履职一生的“便道”和“捷径”。当年对所有名著的阅读悉数来自小人书,原汁原味读原著好像很少。天生的“急性子”表现于此也多少与后来养成就简就快的思维和行事方式、作风有关。本来祖父、父亲在商亲商,都希望我能传承到他们的基因并将之发扬光大。由于父母年轻时大多年份跨昆出省执掌乡村企业,我与小两岁的弟弟是在亲婆外婆的间接照料下完成在农村学校的基础学业,那些年父母每月都能寄来生活费,这让小小的我能自由支配财务,省吃俭用,把其中不小部分挪作买书。

从住所的大队、小队到办有书店的公社集镇大约有8里多路,读小学时还没有自行车,许多星期天结伴同学、弟弟或一个人来回步行去镇上,买新近出版,当时又被叫作连环画的小人书,买到新书尤其是能拼册成套的书,热门书不知有多高兴。回忆中每次能买回10多本,最多一次买了30多本,其实大多数定价才一角钱左右,最便宜一本是五分钱。书店的老吴见我次数多了成了老相识,饶有兴趣结交我这个小朋友,每次除留书还预告书讯。

有次老吴自我检讨粗心了,使我48册一套的书缺购一集,记得是三国演义的《火烧新野》,怎么办?求书心切的我只能到16里外的县城街头租书摊花双倍书款的押金弄回一本。书到家中既要一本本用白

纸包装,还要逐一编号、盖上刻有自己大名的圆图章,现在想来,甚为好玩。话说老吴自然成了我成长路上首个刻在记忆中消失不了的知己,他退休后曾两次来到我办公室叙旧,说当初他潜意识中就看好我长大后会上这路吃上这饭。

上中小学时买了小人书,会看一遍又一遍,上年看了下年还要看。且不让它闲着,自己看了,轮着借给同班,优先是左邻右舍的同学看,很早就体会到分享的意义。那个年代看小人书是农村孩子最向往的业余文化生活。这似乎也成为我以后人生轨迹的启蒙老师,物质、精神、文化等成果不惜共享,如一文章合作、一句话赠言、一点子应用等被淋漓尽致演绎绎于工作、生活之中。

闯进社会初期,也算较快回应了老吴眼光,我是在小人书上应验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业余写作拿稿费比工资高使得我在乡里县里小有名气,不过当时大多作品也“小”字当头,如小来信、小言论、小小说、小品文等等。谁想这些小不点的东西可让人登大雅之堂?要不是天开眼了,我竟很快被青年报等媒体以自学成才为题报道,记得当时收到的各种来信就有两千多封,我出乎意料受到体制内单位的眷顾,以后几十年扎根基层媒体行业若干回华丽转身,还算顺风顺势。

小人书时代不再,我也与时俱进,只依旧不放弃所有买书机会,如出差时爱逛机场书店、路过或到大城市办事处找专卖店、用心赴全国性的书展书市淘宝、去网上商城看货和友商当地书城进货。在这家

藏的8000册小人书中,有三分之二是工作时期添加的“非读品”。

时代有变,小人书紧随演化,从风起时的小版本到接下来双幅一页的大开本再到精美成套加证书的盒装本和用宣纸印线装订的豪华本。时下市场上各种产品应有尽有,但销量大不如前,印数多为两三千册。当然购买者很大部分已非孩子,是小众成年人视其为礼品、收藏品、投资品或是书柜中装饰用的摆件而择购。

小人书对年届中年的我来说更多看作其为储备粮,即使早年间品相好、题材好的小人书在二级市场已有数十数百倍升值、叫价,但我多年不变的愿望是它能在我养老时成为驱散寂寞时光的一种工具。有关品相,我改不了的洁癖是始终嫌弃街头、古玩城的旧书,执着去书店买新,唯一的例外是租书摊补缺的那次,对来历不明的书怕染菌染病把不安心带回了家。

现今家藏卖相欠佳的小人书均来于早年,或是曾翻看次数多,或是中期失去保管再或是年久自然老化。我迁居城里,有段时间书被遗忘了在乡下陋舍的屋角,母亲见被用水箱装起来的书有些淋水受潮,拿到室外铺满整个场心晒太阳,不知被路过孩子顺走的事。是最近偶遇“当事孩子”聊天时无意补回了这个情节,幸好几大套书未出现缺胳膊少腿。

因为小人书,有了别人笔下有关我的《小人书情结》;因为小人书,让我轻松跻身地方寥寥可数的藏书之家和读书状元;因为小人书,我似乎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人生的“北”,有了属于自己的初心和职业、事业的归属以及息不下来的“中国梦个人篇章”。

心窗  
片羽

弯腰磕头,一阵儿一阵儿。无声的风雨如同鬼魅,凌冤有余,情趣不足,我在11层倚楼,轻轻叹息。我是如此思念故园梅雨天。

廊外细雨落成了丝线,一根根密密匝匝,像在廊前铺展开一道水晶帘子,闪着光亮;园子里瓜架的藤蔓上,喇叭花盛放,一朵一朵,柔媚的蛋黄色,在微风细雨里摇曳;早已夯实的泥地不太平坦,愣是褶皱出条条小溪,正向低处流得欢畅,我似乎能听到它们银铃般的笑声;蛙跳在其中星星点点,跃过“鸿沟”,我总在疑问,它们从哪里来,又要回哪里去,并且从不知劳累,从不停歇。

廊下摆一张桌,一半在屋内,堂屋大门、偏门、耳门全都打开,屋里廊下便形成一个开阔豁达的空间,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刻。小瓦房子的顶檐、木制的山字形屋梁,砖砌的石灰墙,隔2米便有一道竖梁,碗口粗,浑圆的一小部分突出在壁外,在那上面我画了不少的象形符号。

父亲只占桌子小小一角,抽着水烟闲敲棋子,朝东坐;母亲朝西坐,一边做女红,一边讲述乡村故事,一口筛子里摆放着各色针线布头;朝南向着廊外的方向一定是我坐的,他们都不与我争,知道我喜欢看雨听风。

而我时而胡乱搅着父亲的局,时而问问母亲,为什么故事总这么伤心?你的好朋友勇姐在黑夜雷电交加的鱼塘边不害怕吗?当时时间到了晌午,桌上的针线棋子便要通通收起来,母亲的手擀面皮薄却柔韧,是梅雨时节必备的餐品,每当此时,我便在旁边欢呼雀跃,连烟雨迷蒙中四处飘散的炊烟都是甜的。

时光已过去了那么久,母亲再也不擀面,擀面是个力气活儿,母亲老了;而我亦不再能听到父亲慢条斯理反驳母亲的话,但我的思念却越来越绵长,在无数个落雨的清晨或黄昏。

梅雨天,我曾经是那么快乐、幸福、安宁,今天的梅雨天,我依然在祈盼,快乐、幸福、安宁。